

滿洲
目
擊

記

滿洲目擊記

——東北最近實況——

第一章 五月在哈爾濱

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著者行抵哈爾濱，該埠爲北滿的大鎮，中東鐵路西，東，南三區的交點，松花江上的大埠，並且也是一個巨大的貿易中心。

哈爾濱在你們預料之中，是有衆多的勞工人口——約有華人三〇〇〇〇名，俄人七〇〇〇〇名。該埠素稱爲白俄聚居之鄉，這

班白俄均爲反對蘇聯戰爭時，最活動的叛黨與反動份子。但是俄籍居民，並非全數爲白俄。七〇・〇〇〇人中，大部份當然爲勞工——多數都是極貧苦的。此外尙有一部份的蘇維埃人民，大半爲中東鐵路的雇員，普通在白俄口中，均稱之爲「紅黨」，或「蘇維埃」。因此哈爾濱在國際勞工節的時候，確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我們可以試把當時的情形，述之如下。

我們開始在鐵路車站一帶觀察。這裏最少可以把該處勞工階級的國際節，昭告全球。火車站上以旗幟點綴——卽中東鐵路的奇異旗幟。該旗上半爲黃色。以代表滿洲新國，鑲以紅，藍，白，黑，四色。其下半則爲勞工共和國的顯明的紅色，配以金色的鎚與鐮刀，以

及五角之星。在鐵路管理局辦公室上，及沿途，亦皆懸有此項旗幟數十面。

在火車站內，並預備有示威遊行，現在已經開始出發。但是這種遊行，並非如你所想像者。事實上，就是日本兵一隊，由滿洲馬牽曳的機關槍，上面坐着面目呆笨，雙腿灣屈的日本小兵，在街道上魚貫而行。總共由火車站出發，計有四聯隊，均全部武裝。他們向中國市鎮的傅家甸 (Fuchai-tien)，遊行前進，在該處日本人正在預備輸送大隊兵力，向松花江下游，直達蘇聯邊境。

此時，在通往舊俄僑區的橋上，經過鐵路，則另有一種示威遊行。排列着許多中國的——應該稱爲「滿洲國」的——警察，均裝上

來福槍，並配以刺刀，在橋上一帶佈崗，他們均假設是在防止「赤色亂黨」的暴動，因為依據白俄報紙的紀載，他們將於紀念五月節時，炸毀橋梁。我們經過該橋，而抵俄僑區，該區名「波力斯坦」。我們屢次遇到武裝警察，乘坐機器腳踏車，及汽車，馳行而過。

街上滿擠着數百名的白俄，均穿節禮的衣服。空氣裏充滿着禮拜堂的鐘聲。四輪小車（drochky）按爲俄國通行搭客之車，遮以顯明彩色的車篷，由兩匹馬駕着，在街上來回馳行。在松花江兩岸，則見遊人如織，皆利用假期，及時行樂，中國船夫則以美麗小艇，載客作水上遊。此處，在經過江面的鐵路上，則又有嚴重武裝的守衛——即滿洲國的軍隊。

我們走到中國鎮的傅家甸。該鎮街道崎嶇狹小，亦有武裝警察巡邏不息。在沿江前面，有許多高大的建築物，原屬於各轉運公司者，現均由日本軍隊佔住，日本陸軍旗，飛揚於屋頂之上，沙袋及鐵絲網則佈滿各交通路口。懾重汽車，輸運軍用材料及給養，由兵士持槍押護，絡繹不絕，均停於該項房屋之前。到處都是軍事活動，與戰爭表現。

哈爾濱的日本軍事總機關，曾經發出命令，實行統制松花江上一切的船隻。已經被其徵調之船隻，懾重量約計六〇・〇〇〇噸，各江船上的服務人員，均已奉到戒嚴令。茲將日本軍隊輸運長官向哈爾濱航業公會發出的命令，原文錄下：

「輪船及駁船上一切人員，自船主以至水手，不論已受徵調與否，均不能擅自離船，靜候隨時命令。凡受徵用之船隻，其船員薪工，均增加百分之三十，以示鼓勵。如果在命令發出調用該船之際，而因船員人數不齊，以致貽誤軍機，則該船主將受軍法懲辦不貸。」該項命令，嚴厲執行。據某江輪上的英籍老大云，華工已有數人因拒絕運送日本軍隊及給養，而被槍斃。

江邊光景，是一種永不停止的活動。日本軍隊總有一，二隊人，乘馬執槍，往來不息，據云其目的在於防範所謂「土匪」之徒，因在鄰近三姓（按即依蘭）及方正，由松花江以下至蘇聯邊境一帶，已有匪踪出沒其間。但是就日本軍事行動的性質上觀之，已成爲一種永久的

軍事侵佔，而非僅爲暫時撲滅匪類而已。倘使翻開地圖一看，就可以曉得日本進佔松花江上游的重要性，乃連絡向中東鐵路上移動的軍隊，與長春——吉林——敦化鐵路上的軍隊。這一切的移動，均朝着往海參崴的方向，及其北部蘇俄的沿海省份。

在過去一星期中，日本軍隊，每天在中東鐵路上，總有一長列車，由南方而來。據云係由上海撤回的軍隊，均將在此經過。軍隊參謀部已加厚力量，而在瀋陽的日本軍事總機關，亦將遷至哈爾濱。

這一切增厚兵力的活動，是否僅用以驅逐日本人所稱爲「土匪」的僅僅數千名的中國軍隊呢？此次所增派的軍官，都是精於俄語的專家。

許多隊伍都是曾經參加過一九二〇年干涉蘇俄侵佔西伯利亞的戰事人員。熟習俄語及西伯利亞情形，這是否爲消滅中國「土匪」行動上所必要的呢？

這種藉口，哈爾濱居民，不論華人，白俄，或是英，美觀察家，都無人肯信。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竟無暇顧及其藉口之詞，是否可信。他們實在不管你們是否相信他們的說謊。

回到松花江。在傅家甸江邊一帶，停着許多的輪船及駁船。載重汽車絡繹不絕地由火車站方面馳來，上面載着各種的物品。人，槍，馬匹，均由船隻運着。到處都有日本旗飛揚來作點綴。

輪船與駁船，均以沙袋及鋼板爲防護。所可注意者，這些鋼板，

均爲造船所用的材料，上面有德國著名廠家的廠號，並有「海參崴」字樣。這顯然是由此運出，經過「海參崴」然後再造成的船隻。可見日本徵用船隻的方法，仍舊不免輪船及駁船缺少。

每當一班駁船載滿以後，卽向廣闊的江面駛去，另外又換上一班駁船。在江的上游，有滿洲國的軍隊，亦稱「新吉林」軍隊，在該處上船。該項軍隊服裝襤褸，軍械不全，不能與日本軍相較，並且似乎均無機關鎗。抑且他們的船隻，均無鋼板防護，看他們的情形，似乎像是在江邊一帶捕獵沙鷗的獵者。

這班滿洲國的軍隊，懸掛一面旗子，非常有趣。旗上圖案，與中東鐵路懸掛者原則相同。不過此處上面部份是包括着日本陸軍旗——

簡單的白地紅日——而下面部份則爲「新國」的黃色，配以紅，藍，白，黑各色。這種旗幟有趣的地方，就是前此中國規定除俄國之外，不許任何國旗在松花江上飛揚。但是現在日本帝國主義竟不顧一切，踞居江上。

軍用火車繼續由南方開來。有一位正由長春抵此的旅客，告訴我，由該處開來哈爾濱的火車，計有兩輛，尙有五輛，載滿軍隊，向東而去，沿着吉敦鐵路。在長春的標準軌上 (Standard gauge) 是南滿鐵道終點，而在寬軌上 (Broad gauge) 則爲中東鐵路的起點。又據此君云，日本人正忙於使南滿鐵道的火車頭，改用在寬軌上行駛。他已

經看見改好四個了。頭一個需要十四小時，但是第二及第三，均只費六小時，即行完成。

因此，日本軍事佔有滿洲東北部，已在開始進行。日本軍事總機關允許在該區內，駐紮四師團——「即和平期內的常備兵力」。據非正式之估計，除去滿洲國軍隊之外，日本軍隊人數，均在二萬至五萬之間。而官方承認此項數目，並非過甚。現在正預備歡迎總司令本莊大將，這就是希望積極行動的表示。

在傅家甸全天徜徉於松花江兩岸，中國人約有數千，在岸傍佇視軍隊上船下船。他們注視這種現象，默然無言，既無愉快的表示，亦無其他的感慨。但是有一種感覺。痛恨日本人極深而且甚。但是這裏

只有忍耐——除此之外，並無他法。在中國市鎮內，強佔各種重要的房屋，敷設鐵絲網及沙袋妨礙物，凡日本當局認為必要時，即隨處派武裝步哨，這一切外表的顯明情形，均可以表示實在的權力，乃操諸於日本武人的手內，而不在於中國傀儡的市政當局的手內。

此時哈爾濱牆上到處均張貼日本第十師團團長廣津少特的佈告，廣氏係數日前抵此，主持該師團的軍務。該項奇妙而坦白的英日文佈告，似乎有全錄的價值。其原文如下：

公共佈告

予抵哈爾濱，負有最嚴重之責任，保護日本僑民之安全，以及維持鎮內一般的秩序，特向居民人等，明白佈告：

目前天地神祇，業已證明滿蒙的新生命，乃致力於發展三千萬人民及各國僑民的繁榮，並保證東方的真實快樂與和平，以及人類的幸福。

日本軍隊一向均擁護公理與人道，以及對鄰邦的和平關係，甚望滿洲國和平發展，避免一切無謂的紛擾。

但是如果有人以危害的行動，打算破壞日本與蘇俄間的和平秩序，及常態關係，以圖自己的利益，則日本軍隊必將以嚴厲的手段，制止此種行動。

以上各點：仰全體居民，加以注意，對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完全信任，即速照舊安居樂業，本團長有厚望焉。

日本師團長廣津少將

一九三二年四月哈爾濱。

哈爾濱與滿洲其他重要市鎮相似，均張貼各種標語，預備國聯調查團參觀。有一種標語爲「東方的光明，日內瓦的和平使者」。另有一種則寫「協力促成滿洲國爲東方的日內瓦」。其餘則有提及「機會之地」(Land of opportunity)的「新時代」。還有一張，是畫一隻飛鴿，上寫「滿洲國」三字，嘴內啄着和平消息。

如果你相信日本軍隊真是鴿子，帶給滿洲和平。那末請你試看松花江的光景。有一個中國工人曾經以某種原因，誤入日本哨兵防禦線的鐵絲網內。日本兵立刻制止，並在其光赤的身上，重重的踢上一

脚。這位被踢的中國人並不敢有痛苦或驚異的表示，而只對日兵作一種有禮貌的笑容。因為如果表示痛苦，是「失面子」的事，較之身上被踢，更為嚴重。於是此人乃慢慢地避開，而該日本哨兵，在此一踢中，就可以表示出這是滿洲新國新時代中的紀念物。

美國某記者站在我的身邊，看見這種光景，立刻說出：「總有一天，他們會得到百倍於此的報復」。實際上，中國民衆，並非都與松花江岸邊這幕戲劇的主人同樣的不抵抗。到處發生對日本帝國主義反抗的表現。其方式與範圍，將在後面再說。甚至在本鎮之內，雖受日本槍刀的壓迫，但是到處可以看到反抗的事件。例如前面所舉的佈告，到處被人撕毀，破碎懸掛在牆上。在黑暗的時候，該項佈告僅貼上

數小時，即被人撕下。據人告我，有時中國警察被迫而往張貼該項佈告，等到晚上，就是他們又跑來把日本人的宣傳品撕下來。沒有一個人相信「光明」，「新時代」，「和平」等這些字眼。人人的眼睛都張大着注視日本軍隊向蘇俄的邊境推進。

一九三二，五，哈爾濱。